

珠玑语唾 自然流

——士子才人关汉卿研究

林 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珠玑语唾 自然流

——士子才人关汉卿研究

林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珠玑语唾自然流: 士子才人关汉卿研究 / 林岳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3

ISBN 7-5059-4944-6

I. 珠… II. 林… III. 关汉卿 (? ~ 1279)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0559 号

书 名	珠玑语唾自然流——士子才人关汉卿研究
作 者	林 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木
责任校对	朱桂宏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1 千字
印 张	8.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944-6
定 价	22.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内容简介

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 1913 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的。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以考据学方法为主导的关汉卿研究已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沅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1958 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

关汉卿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戏剧家,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历来为学者所关注,研究成果颇多。目前,选择关汉卿进行研究,并有所突破,有一定的难度。文稿在近两年的学习和研究中,力求出新,“新”在三个方面有所表现:一是研究视角新,文稿从分析元代及元以前传统文化、思想对关汉卿的影响入手,并对其作品所呈现出的当时广阔而生动的社会生活、文化特征、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等元素进行分析,综合地探讨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关汉卿特有的文化品性、创作风格、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关汉卿。二是定位新,文稿中把关汉卿定位在“士子才人”的范畴之内,既不是以往所谓“战斗”性格的“斗士”,也不是人们一贯认为的“浪子才人”。由“士子才人”的定位,再去研究关汉卿及其作品,就会发现关氏特有的文人风范、艺术魅力。三是研究的目的新,不仅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关汉卿,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关氏及其作品的研究,来探讨传统的戏剧文化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如何挖掘、存在与发展,如何使传统戏剧这棵“老树”在当下发“新芽”、开“新花”,展现新的艺术魅力,创造新的艺术奇迹。这应该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思路,或者也是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走出困境的出路。以上三点是本文出“新”之处。

文稿大约 17 万字,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分析关汉卿“战斗性格”说的形成原因并对此进行了批判;并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寻求与关汉卿相似的文人类型,总结和认定关汉卿为“士子才人”,进而论述了关汉卿独特的文化品性。第二章主要从关汉卿的杂剧创作实践入手,探讨关剧中呈现出来的多种文化观念、思想意蕴、创作技巧以及作品中所折射出关氏本人多重复杂的思想观念等,进而论述了作者的思想与作品中呈现

的内容之间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最终达到高度融合的境地,并由此认证关汉卿为“士子才人”。第三章着重揭示了关汉卿散曲创作的心境,总结了关氏散曲创作的风格、成就、历史地位与影响。第四章主要从分析关剧的成就、地位与影响入手,论述了当下研究“关学”的历史意义与亟待解决的“关学”问题,分析了研究以关剧为主的传统戏剧文化如何在当下“大众文化”盛行的环境中发展和创新的问题。

作者简历

林岳 男 1972年2月1日出生,辽宁盘锦人。1995年7月锦州师范学院(现改名为渤海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士毕业,留校任教。1998年7月辽宁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考取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研究生,师从学者段启明先生,学习和研究古典戏剧、小说,2004年7月博士毕业。现在渤海大学文法系工作,任系主任、副教授,从事文学与新闻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编著教材两部,完成两项省级科研立项。

目 录

绪论	(1)
一、写作缘起	(1)
二、研究成果综述	(3)
第一章 士子才人关汉卿	(27)
第一节 关汉卿生活概况与创作状况	(27)
一、生活概况	(27)
二、创作状况	(32)
第二节 关汉卿“战斗性格”说的形成	(47)
第三节 关汉卿士子才人的文化品性	(57)
一、关汉卿生活的社会环境	(58)
二、关汉卿与元杂剧兴起	(66)
三、关汉卿与历代士子才人的共性特征	(71)
四、关汉卿士子才人品性的独特性	(92)
第二章 关汉卿戏剧的多重文化透视	(105)
第一节 关剧呈现的伦理意识	(105)
第二节 关剧反映的政治理念	(122)
第三节 关剧对鬼魂、梦兆、因果报应的运用	(130)

第四节 关剧蕴含的民族意识	(144)
第五节 关汉卿的戏剧观念	(161)
第三章 关汉卿散曲创作的心境揭示	(172)
第一节 关汉卿散曲创作的心境揭示	(173)
第二节 关汉卿散曲的艺术风格与成就	(185)
第三节 关汉卿散曲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195)
第四章 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历史影响与现代意义	(198)
第一节 关汉卿戏剧创作成就与影响	(198)
一、戏剧创作的成就与历史地位	(198)
二、戏剧作品对后世戏剧创作的影响与传播	(211)
三、关汉卿研究在国外	(214)
第二节 关汉卿研究的现代意义	(223)
一、“关学”的提出	(223)
二、“关学”与现代文化传播和发展	(226)
参考文献	(238)
附录一：关剧中插科打诨艺术运用的统计	(246)
附录二：关剧体制一览表	(250)
附录二：关剧曲调记录	(251)
附录四：关汉卿研究论文、书目索引	(261)

绪 论

一、写作缘起

关汉卿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戏剧作家，一生创作了六十多种杂剧和大量的散曲。他在我国戏剧史、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比也毫不逊色，堪称世界戏剧大师。他的作品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而且，远在一百年以前，其杂剧名篇《窦娥冤》就先后有了法、日译文，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关汉卿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在整个元代文学和元杂剧的研究过程中，关汉卿始终是学者和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有不足，纵

观 20 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

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因此,本人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为:研究作为“士子才人”的关汉卿,是对关汉卿作为“人”的研究,从分析元代及元以前传统文化、思想对他的影响入手,并通过对其作品所呈显出的当时广阔而生动的社会生活、文化特征、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等元素的分析,综合地探讨一个时代以及一个作家特有的文化品性、创作风格、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力争还原一个“真实”的关汉卿。这是

其一。其二,就是通过对关汉卿及其戏剧(包括散曲)创作情况进行研究,来探讨传统的戏剧文化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如何挖掘、存在与发展,如何使传统戏剧这棵“老树”在当下发“新芽”、开“新花”,展现新的艺术魅力,闪耀出新的艺术光芒。

戏剧作为广场艺术、大众艺术至元代以后一直被人们所关注,虽有起伏与波折,但它的艺术吸引力是强大的,特别是在科技极其发达的今天,影视艺术的出现,影视的戏剧文学以其极大的发展态势冲击着各种传统的艺术形式,甚至是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形式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戏剧艺术如何继承,如何借鉴,如何发展,如何求变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影视戏剧艺术如何生存与发展更值得关注。所以,研究关汉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前人研究成果综述^①

关汉卿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戏剧作家,与罗贯中、曹雪芹一样都是历史的不幸儿,他们在正史方志上都未留下痕迹,甚至连他们的籍贯生卒年都没著上一笔。然而在文学上、在民间的传说里、在民众的记忆中却是有幸的,他们不仅为人类创造了优秀的精神财富,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同时他们的名字也传遍五湖四海。这种现象可能会证明另一个论点——“文学在民间”,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样的话题,而主要是通过一个记忆的搜

^① 撰写本部分时参考了张燕瑾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第六章《关汉卿》,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版;段启明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述评辑略·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华文出版社2002年4月版;吴国钦等编《元杂剧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吴国钦校注《关汉卿全集》之《关汉卿生平及评论资料摘编》部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7月版。

索,来努力寻找关汉卿的历史足迹和所留下来的艺术精神。试图通过历史梳理与文化分析来探讨一个伟大艺术家的真实心境、艺术品性和真实状态。

关汉卿及其作品产生之后就被人们所关注,下面按照时间的顺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

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奇迹,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且成果辉煌,着实令人震惊。但我们也发现,同元杂剧历史地位相比,元代的戏剧理论与元杂剧的盛事相比极其不相称。这可能与戏剧的突然繁盛,理论家们还没有思想准备去认真地思考与接受有直接关系;另外在文学发展的系统中,元代人们在习惯了对唐宋以来抒情文体诗词欣赏之后,还不习惯对这种叙事文体的评论,仍然停留在对戏剧中诗词等抒情性语言的鉴赏水平上,所以在元代戏剧理论的研究自有它时代的特色。就关汉卿本人及其艺术创作来讲,都是只言片语性的点评,没有整体性的研究与论述,导致后人研究上的困惑与猜想。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所以也给后人带来了众多有趣的问题,更给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人们增添了无限的兴趣和思考的空间。

当然,就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元代的戏剧理论研究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剧史、表演和声律三个方面,至于戏剧文学理论则显得比较逊色,其主要原因是元代戏剧家普遍存在重曲轻文、重形式轻内容的风气。不过,也有例外,比如胡祇遹和杨维桢,他们表现了对戏剧的足够重视,提出了许多精辟

的见解,其中某些观点甚至波及后世学者,成为传统定论;而顾瑛的《制曲十六观》,更是系统地总结了曲文创作的规律,堪称为曲词文学创作的第一部法典。但是,直接对关汉卿创作进行理论研究的并不多,对关氏及其作品的评价多半是概括其才能性的。

自元一代,人们对关汉卿做了三方面的肯定和赞誉:

一是肯定了关汉卿的才学,确定了他在剧坛上的领袖地位。熊自得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尤其是钟嗣成对关汉卿的推崇,在钟氏心目中,一代戏剧伟人关汉卿有着崇高地位。关汉卿不仅以剧作最丰而雄居“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首,而且在钟氏看来,他犹如一个标杆和榜样而成为大多数剧作家的“偶像”,如《录鬼簿》所记高文秀“都下人号汉卿”(见明天一阁抄本),杨显之“与汉卿莫逆交”,沈和“江西称为蛮子关汉卿”,既是关汉卿历史地位的如实写照,也说明他在著述者心中的分量。对关汉卿在元杂剧中至高无上的位置,给予了明确的肯定。

二是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得说“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点滴的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具有传统“士子才人”的文化品性。

三是对关汉卿戏剧、散曲语言风格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和肯

定,对他戏剧的社会价值作出了积极的品评。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是与庾吉甫一起的:“关汉卿、庾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殢。”杨维桢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庾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庾氏传奇之变。”杨维桢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桢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缘故。

(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

到了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却发生了与元代不同的变化,明代的戏剧理论家没有能够继承横跨元明两代的贾仲明评价关汉卿“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观点,甚至对贾氏这种简约观点的认同也是甚少的。明初朱权在他的著作《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栏目下

云：

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

同书“杂剧十二科”栏目下云：

杂剧，俳優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按即赵孟頫）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责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故何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吾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关汉卿曰：“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献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是戏言，亦合于理，故取之。

在这两段话中，朱权肯定了关汉卿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的地位。但说：“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却又失偏颇，这是因为明代政治文化思想和朱权的身份、观念所致。

一、明代政治思想领域的文化专制导致戏剧理论家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以苛严的刑律来限制官民的戏剧活动，如《大明律·刑律杂犯》中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太祖朱元璋又数次颁布禁榜：“在京军官军人，

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娼优演剧……如有褻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据清代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二《历代》载，为了监督此类刑律的实施，“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伫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清代卫道士董含在《三冈识略》中有乍舌之语：“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几于桀、纣矣。”与此同时，皇室又竭力倡导和推行以“风教”为宗旨的封建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使戏剧活动纳入统治者控制的文化系统之中，充当对人民大众施行教化的工具。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就十分看重某些剧目对于所谓安邦治世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李开先曾披露：“洪武初，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张小山小令后序》）也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他才推许《琵琶记》说：“五经、四书，在民间譬诸五谷，不可无；此传乃珍馐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也。”^①不仅“日令优人进演”，而且还笼络一些文人剧作家为其政治服务。

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作为明代皇室成员，必然对正统的“风教”戏剧表示出极大的热心，其论剧观点以“治世”为最高标准，以“安以乐”与“心之和”为最高艺术境界。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

① 关于朱元璋推许高明《琵琶记》，有如下记载：徐渭《南词叙录》：“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味，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鞋也！’也是日令优人进演。”黄溥言《闲中今古录》：“洪武中征辟，辞以心疾不就。使复命，上曰：‘朕闻其名，欲用之。原来无福。’即卒，有以其记进。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其见推许如此。”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高皇帝微时，尝奇此传，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使者以传进，上览之，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诸五谷，不可无；此传乃珍馐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也。’三家所述，可互为补充。”